

第四回 陷羅網同窗急難

詩曰：

世風雖日下，友道未全非。
會社須同志，談文自合機。
性情蘭共馥，肝膽雪交飛。
試看扶危處，誰言管鮑稀。

卻說錢生心戀友梅，問計於鄭心如。心如道：「子所慮者，惟在老夫人拘管太嚴。然而內外各別，易為掩蔽。只說以虎丘肄業為名，請於尊堂，倘或不允，子又說之道：『在家讀書，不如到虎丘去，其便有三：在家不無閑事纏擾，到彼山房閑寂，則性靜心專，其便一；在家賓客往來，難以峻拒，到彼則離城路遠，不致俗家相擾，其便二；在家孤陋寡聞，學問安有進益？若到彼則與同社商論經史，彼此磨礪，其便三。』如此委曲細陳，則尊堂必然首肯，然後覓一心腹之僕，叫他隨去。」鄭心如說到此處，便呵呵大笑道：「那時節悉憑賢弟眠花臥柳，累月經時，又何患老夫人之罪責哉？」錢生道：「先生之言良是，但恐社友來訪，說出不在虎丘，又怎麼處？」心如道：「此亦甚易，君家管門錢老，做人小心可託。賢弟只須以心曲告之，令他善言回復，便不致漏洩了。」錢生聽說，不覺滿心歡喜，遂留了酒飯，心如自作別而去。

到了明日，悄然備下花紗二匹，玉簪一枝，金扇二把，並取金箋一方，寫書以答友梅。書道：

記得前夜與卿相會，恍若臨月窟而覲嫦娥，笑語生芬，鬢鬢流艷，使人塵心頓祛，而不覺沾沾色喜。想卿乃是閨苑仙姝，自合仙郎作匹，何獨眷眷於儂，即以終身許委。卿真有情哉。惜乎！鄙人未獲金屋貯卿耳！歸來蘭麝之香，猶滿於衣袂。念及燈下嬌波，帳中巧笑，每夜夢魂栩栩，又未嘗不繞卿床褥也。日昨捧接瑤箋，兼獲佳什，真字挾飛霞，句含芳芷，展玩未終，鵲腦愈深矣。想在望前，即圖面晤，以罄種種。惟卿加餐自愛，弗致花容憔悴為悻爾。外具色綉二端，玉簪一枝，畫扇二柄，物雖輕渺，而意實殷殷，惟卿一笑而留。佩愛不淺。並踵韻奉答，以伸鄙私：

見說傷心不為春，因儂憔悴更憐君。
孰知寂寞書窗下，我已相思有十分。

錢生寫訖，即時緘封，暗著紫蕭送去。隨即向魏夫人說知，要到虎丘讀書，委曲備言社友相拉的緣故，魏夫人果然依允。只有秋煙姐聞知，心中怏怏，又不敢阻卻。錢生又對管門的錢貞說明心事，囑他善於回覆，並要瞞著夫人。那錢貞只要奉承主人歡喜，又有何不肯。過了兩日，錢生便令紫蕭收拾書箱行李，並喚錢貞之子錢吉跟隨，又令紫蕭約會了鄭業師。話休絮絮。

且說那鄭心如曉得事已妥當，一日走到趙家，向趙月兒備說錢公子家私巨萬，況年少不諳世事，可以哄騙，「汝等只管設計需索，我在中間吹噓，倘哄得銀兩，十分之中，我要三分。」趙月兒聽說，不勝歡喜，連聲應諾。這正是小人局套，不必細談。且說趙友梅自接了錢生的回書便懸懸相望。一日曉妝初畢，只聽得窗外鶻聲啞噪，友梅暗暗祝道：「喜鵲喜鵲，倘我與錢郎果有姻緣之分，你便連叫三聲。」那鶻果然不多不少，叫了三聲，即便飛去。友梅心中，十分欣悅，正要換一件玄色羅衫，忽聞侍兒報說：「錢公來了！」友梅慌忙出迎。相見方畢，恰值鄭心如亦到，心如料想，二人要說句衷腸話，便捧了一杯茶，自到庭中，看玩金魚。生與友梅，果然卿卿嚶嚶，把那衷曲細談。時已午後，趙鶻連忙整治酒餚款待。鄭心如西向而坐，生與友梅，並肩東向而坐。趙月兒打橫相陪。四人笑語諧謔，直飲至更闌，方纔席散。是夜旬有三日也，月色溶溶，幽輝半床，二人解衣就榻，行雲雨之情，更深於曩夕。一則得諧前約，不覺芳興之甚濃；一則倖續新歡，自然眷懷之愈熾。譬如鸞鳳之倒顛，雉鳩之戲狎，鬢雲膩枕，香汗沁衾，纏綿徹夜，喜可知也。

既而天曉，起來櫛沐。友梅先為錢生挽髮，整好巾幘，然後解開雲窩，照鏡梳掠。錢生親為刷鬢，又以黛螺畫了那纖纖的翠眉。梳妝已畢，遂並著香肩，坐於碧紗窗下。忽見薔薇架上，飛來兩個鶻兒，連聲噪響，錢生戲以青梅拋去。友梅急止之道：「此靈鶻也。」即以昨日暗卜之事相告。錢生道：「靈鶻雖能報喜，然今日得與卿卿相會者，乃鄭先生之力也。」友梅道：「君以尊師為何如人？」錢生道：「篤實君子也。」友梅搖首道：「不謂君相與甚久，尚未知其品行，以為小人則然。以為君子，則妾未之信也。」生愕然驚問其故。友梅乃以鄭心如向鴛母所云，為生述之。錢生性極躁直，一聞其言，便即怏怏在心。

自此，鄭心如來，相待之禮比前疏簡。每有事用，友梅開口，無不依允；若心如在旁贊勸，便堅執不從。然心如亦未知生之罪己也。

過了數日，錢生買得花羅數端，心如極口贊妙，意欲秋風一匹，而錢生佯為不知。又一日，要買龍泉餅，連呼錢吉，而錢吉他往，心如道：「何不使差紫蕭？」生道：「他年少不諳世事，只恐被人哄騙。」心如默然久之，自思此言，必有來歷，然別無他人，意必友梅所譖，心中憤憤，便欲尋計中傷。自後留在心上，冷眼看生待他何如，但覺語言動靜，種種俱有嫉憎之意，遂勃然大怒道：「畜生無禮，我必有以報之！」

不料錢生合當有事，那一日忽值裴公子來訪友梅，正是：
情疏能取怨，樂極卻生悲。

那裴公子是誰？是現任兵部尚書裴汝恆之子裴玄，其年天啟丙寅，正值東廠太監魏忠賢盜弄國柄，當時朝紳黨附為奸者亦難枚舉。內中單表兩上，一個是金陵人氏姓王，號叫梅川，與錢中丞鄉會俱是同年，現任太常寺少卿，因丁母憂未曾起服；一個蘇州人氏，就是大司馬裴汝恆。

單說汝恆之子裴玄，目不辨丁，因試官受囑，已曾領過鄉荐，當時蘇州撫臺姓狄，諱叫霍雛，亦是忠賢門下，與裴司馬相厚，故裴公子特到姑蘇，要打抽豐。在此盤桓日久，聞得趙素馨纓貌雙全，乃青樓中第一個人物，因此特來相訪。恰值友梅立誓要嫁錢生，意在情濃之際，怎肯出來接見。趙鶻月兒亦因錢生揮金如土，也不願那友梅出見裴公子，便再三辭卻。小女臥病在床，不能起身，倘大爺來即返駕，容俟病痊，即當迎請。」

那裴公信以為然，只得有興而來，沒興而返。卻歡喜了鄭心如，正中機懷。訪知裴公子寓所在城隍廟東房，即時別生回去，寫了一個晚生名柬，直到裴寓晉謁。那裴玄因為自己學問空疏，專喜與名士往還，故心如投刺，彼即欣然接見。敘話中間，心如以言挑之道：「近日敝郡遷來一個維揚名妓，喚做趙友梅，乃是天下絕色，未審尊邸無聊亦當物色否？」裴玄道：「學生亦慕其名，適纔相訪，卻值趙姬抱恙在床，竟不及一面，可謂無緣之極。」心如只是微笑，裴玄道：「足下笑而不言，卻是何意？」心如惟惟，欲言而止者三。玄詰問不已，乃答道：「彼言有病者，謬也。只因敝郡有個錢生九畹，與友梅綢繆相愛，故不以臺從為意，而推誑辭以病耳。」裴玄道：「只恐所聞未確。」心如道：「頃因過訪，親見友梅博弈於後軒，豈敢道聽途說？只為錢某即是晚生愚徒，所以承問，而不敢即對。」裴玄大怒道：「那賊娼妓不知有幾顆頭顱，敢於哄俺！只是錢某也有耳目，豈不知蘇州有一裴生耶？乃敢妄自佔據，而欺蔑如此。俺決不能默默無言！」心如道：「偶爾談及，不意有觸尊怒，反是晚生得罪了。」言罷，即告別而去。

卻說裴玄到了次早，寫一個待生帖子，答拜心如，遂出胥門，往趙友梅家來，怒悻悻走進客座。那些豪奴悍僕不住的大呼小叫，嚇得趙鴛鵒戰戰兢兢不敢出頭。明知有人挑唆是非，只得央生從後門而出，反向前門進去。那裴公子怒氣未絕，忽見錢生緩緩的踱進來，儀容秀雅，衣冠濟楚，也便霽容相見，揖遜而座。錢生假意問了姓名、鄉貫，裴玄亦即詢問家世。錢生道：「晚生姓錢，字九畹，先考錢某，與金陵王梅川老叔，鄉會俱是同年。」裴玄連忙打拱道：「原來令先尊即是錢老先生，與王梅老既係年家，便與舍下也是通家了。乃未及一通名字，罪極，罪極！」錢生道：「晚弟忝在東道主，尚未及烹伏洗盥，以享從者，罪亦不淺。但此間乃樂地也，想兄翁此來，欲從桃花扇底，以聽宛轉之歌耳。乃觀尊容，反若愠怒，何也？」裴玄道：「巨耐趙鴛，以病誑辭不肯接見，因此小弟十分著惱。」錢生道：「聞說趙姬有恙，故今日某亦便路相問，料想妓家所慕，惟在金帛，雖庸俗之士，猶不敢抗違，何況貴介如翁兄，彼惟恐邀之而不來，詎有來而辭相拒之理？此必有人不悅趙姬，故成是貝錦耳，望乞兄翁息怒。」裴玄笑道：「有人還說是吾兄鍾愛，所以避客。」錢生喟然道：「人之訛言，洵可畏也，不惟誣趙，而又無端媒孽及某，殊不知牆花路草，豈區區所能專主？自非兄翁明鑒，使晚弟幾亦開罪於門下矣。」那裴玄畢竟是北人性直，見生剖辨有理，便覺十分之怒，已去九分，然而欲見之意，必不能卻。於是友梅做裝病態，雲鬢不整，毀容易服而出，然其妖冶之姿，終不能掩。裴玄亦不住點頭稱美，喚過從者，取銀五兩，付與月兒備酒。錢生固推不肯道：「今日自然是晚弟治酌，少盡地主之情。」

有頃，酒餽畢備，方欲送席，只見鄭心如亦至。那心如如此來，卻是為何？他道裴公子有些舉動，好在內中取事，不料二人友歡若舊交，呆了一會，只得勉強與酌。是日席上，惟裴玄與生舉觴連飲，談笑自如，鄭心如酒量雖寬，反覺蹴踏不安，面有慚色。友梅則佯推腹痛，雙眉皺綠，不發一言。酒行數巡，錢生道：「今日幸遇兄翁，不意友梅抱恙，致令賓主鬱鬱，無以盡歡。鄙意欲乞尼翁作詩一首，以紀念今日之會，家師與晚弟少不得搜索枯腸，以博大方一笑。」那裴玄雖然是個舉子，原來腹內空虛，並無半點文墨，見說做詩，口中雖勉強應道「是是」，不覺耳根漲紅，心下十分著急，乃斜靠椅上，低頭不語。錢生雖是思索詩句，忙喚紫蕭捧過文房四寶，裴玄提筆在手，移之不能下。只見面如土色，搖頭閉目，口內不絕吟哦之聲。心如也不思索，但含笑而已。生不能待，先援筆一揮而就。詩曰：

翠簾窗紗竹蔭垂，流風入座展幽思。
蘭亭可惜徒清詠，金谷何須羨異姿。
燕子在樓名豈盼，捧心有恨姓疑施。
最憐彩袖香初細，欲把霞杯勸酒遲。

錢生吟畢，先送與裴玄請教。裴玄道：「錢兄自是目牛游刃，弟輩小纜，何敢望旆。」乃援筆寫了數字，須臾又塗抹了，復寫，寫完又復塗抹，足有兩個時辰，方成四句。笑謂生道：「小弟平時做詩，也是敏捷的，不意今日多飲了幾杯，詩興便干枯了。雖不辱命，只得半篇，聊以博笑而已。」乃先送與心如看過，然後遞生，生接來視之。詩曰：

東風蕩蕩吹柳枝，詩不成來仔細思。
座上如花一塊玉，酒中不語幾番痴。

錢生朗誦一遍，假意贊道：「絕妙好詩！不減盛唐絕句，真所謂好物不須多也。」此時友梅亦忍笑不住，只得袖掩口，假作腹痛之狀。錢生又問心如道：「先生何為輟筆？」心如道：「共探驪龍，吾子先得其珠，可謂出於藍而深於藍矣，使我何能措詠？」原來鄭心如不是不能成章，因見裴玄是個曳生之士，惟恐詩成使他抱愧，所以假託不能。明明是奉承他的意思，正是極奸極巧之處。

閑話休談。且說當晚裴公子甚欲停宿，因見友梅滴酒不飲，還認是真疾，到了黃昏時分即起身回寓。友梅見他去了，方纔放心，略飲數杯，與生安寢。一夜無話。只有鄭心如回到家中怏怏不快，躊躇了半夜，心生一計。到次日清晨，又詣裴寓求見。裴玄道：「鄭心老請晨應臨，必有所諭。」心如道：「愚有一言，願得效忠於左右。惟恐執事訝其交淺言深，那不知者，又道是背後讒譖，是以口將言而囁嚅。然未知臺意亦欲相聞否？」裴玄急忙問道：「足下所言何謂也？」心如道：「便是那錢蘭的小畜生，雖係愚徒，其實傲氣可恨。日昨席上強逼要人做詩，無非賣弄自己學問，卻又洋洋得意，毫無師長在目。至於友梅，何嘗有疾，偏令其假扮病容以欺侮從事，使人心實憤憤。」玄恍然而悟道：「君言是也，我一時昏昧，被其所賣。」心如道：「此猶事小，他曾拜從在周蓼洲門下，原是東林一黨。前蓼洲被逮進京，他買舟送至無錫，作詩相贈，有『欲請上方劍，斬取佞臣頭』之句。」裴玄聽到此處，不待話完，即勃然大怒道：「那畜生如此放肆，若不殺之，何以雪我之恨？」心如道：「耳目甚近，願輕言些。」裴玄道：「我豈懼一孺子者哉！」乃與門客谷期生商議，期生道：「要處置他，亦有何難，只消把周順昌招攀為由，如此如此，他便不能夠話了。」玄大喜道：「此計甚妙。」遂寫一書，送與宗師，又進見狄撫臺，說是順昌口供，乞詳究其事。撫臺即時批下牌來：「仰蘇州府，速拘欽犯錢蘭，審明解報。」

一日清晨，錢生方在梳洗，忽見府差四個，硃筆拘提，嚇得生與友梅面面相覷，好似半青天打了一個霹靂。正是：

長雖縲紲非其口，伯察之愬如奈何。

卻說李若虛自別生後，終日在館讀書，忽一日有事經過胥門，即往錢宅相探。錢貞回說「家相公到雲間訪友去了。」若虛半疑半信，怏怏而回。過了旬餘，又值便中詣問，錢貞回說如初，若虛心下狐疑，自想道：「我前日雖是語言太直，拂了他的意思，然亦是忠告善意，豈九畹以此憾我，故令閹者誑辭耶？」正在自言自語，只見崔子文疾趨而來，若虛迎住道：「崔兄何往？」了文喘息定了，方纔答說：「要去會九畹兄。」若虛道：「有何事情，吾兄這等急促？」子文道：「兄還未知，錢九畹已被宗師發下憲牌，仰學除名，頓承李正齋老師相喚，故小弟得知其詳，未審吾兄曾晤九畹否？」若虛大驚道：「小弟兩次過訪，那曾聞得錢真以故上探友

為辭，今忽有此奇禍，弟與兄再去問個明白，即不然請見錢老夫人，報知此信。」子文道：「甚善！甚善！」

二人即詣錢宅，尋見老錢，老錢照前回答，子文正色道：「我二人此來非為別事，因你家相公，被宗師發牌仰學，已把前程革去，竟不知犯著何罪？為此特來相探，既不在家，煩汝通報老夫人，說我二人有事求見。」錢貞聽說，驚呆了半晌，只得吐出真情。若虛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們且先會了九畹，便知分曉。」即離了錢宅，取路向趙友梅家來，未及里許，遇見紫蕭，忙問道：「相公何在？」紫蕭道：「家相公在趙友梅家，今早忽被府差拘去。到得府前，又值太爺退堂，不問情由，竟把家主下了司獄了。故家主特遣小人報知各位相公。」二人聽罷，驚得面色如土，竟不知所以得禍之由，遂同至李若虛家下。又細問紫蕭，初至趙家，何人陪去，以後又與何人往來。紫蕭便以前後事情，細訴一遍。

子文沉思半晌方悟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！那鄭心如原是衣冠禽獸，此必求謀不遂，即挑弄是非，而鼠牙挑訟，則發難於裴玄耳。」又問相公進獄，曾有使用否。紫蕭道：「家主帶去資用已匱，幸得趙娘把私蓄五六十金，凡衙門上下獄官禁卒，俱已納賄。頃小人來時，趙娘親到獄中探望。」若虛歡道：「妙女有情，亦不易得。」又謂紫蕭道：「汝未可回去報知老夫人，俟我等會了陸相公，另有區畫。爾且再去獄前，會著錢吉，察探消息何如，即來回復。」紫蕭應諾而去，二子正在商議間，陸希雲已到，畢竟陸生來有何議論？果能救得錢生否，姑俟下回解說。

[返回 >>](#) [合浦珠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